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六十九

四明樓

鑰大防

題跋

跋汪季路書畫

王岐公立 英宗詔草

昭陵以 英宗為皇子詔曰濮安懿王之子猶
朕之子也 思陵以 壽皇為皇子詔曰 藝
祖皇帝七世孫也明白洞達曉然使天下後世
知之前聖徽聖其歸一揆大哉王言茲豈詞臣
之力也哉



魏野草堂圖

寇巴東終於無地起樓臺熟魏三山居乃如許
宜乎不肯以此而易彼也

蘇子美詩

嘗見滄浪補懷素草書至不可辨雖天才豪逸
自謂信手縱筆何嘗留意然非水墨積習亦未
易至此

東坡祭范蜀公文

唐人贊狄梁公云取日虞淵洗光咸池潛受五
龍夾之以飛公稱蜀公云導日而昇燦如長庚

事固不侔詞意亦卓然過之

東坡與歐陽叔弼兄弟帖

蘇以歐而顯歐以蘇而尊荐士蔽賢後人當之
所擇

東坡與林子中論賑濟帖

荒政無第一手蓋蓄積無素聚飢民以千萬計
仰給于官活者雖多其不免者亦衆盡心力而
為之尚庶幾焉尔坡翁亦自言熙寧流殍之
禍公私皇、曉夜措置僅免狼狽九年耕必有
三年之蓄古制既不明此賈誼所以哀痛公私

之積也

黃太史書少游海康詩

祭酒芮公賦鶯花亭詩其中一絕云人言多技
亦多窮隨意文章要底工淮海秦郎天下士一
生懷抱百憂中嘗誦而悲之醉卧古藤誠可深
惜宜人者宜于人竟亦不免哀哉

蔡京自書竄謫元符党人詔草

裕陵裁決庶政動出親札是時京方為檢正建
請差官置局類而為書因委京編次迨事 徽
皇遂以為相業之本違御筆者初以違制論後

又以大不恭論其寔皆出于京也黨籍之設臣
子所憤纖悉見於此藁尚可掩乎比其再相以
至三八寵任既不及舊御筆一從中出京亦不
知所為商鞅立法親受其弊隕身覆宗誠自取
之敗國殄民中原丘墟豈不痛哉

跋喬仲常高僧誦經圖

始余從鄉僧子恂得羅漢摹本舊有跋云姚仲
常善畫而不易得一貴人待之三年一日欣然
索足紙為作應真數日而成其本已經四摹固
知失真已遠而筆意尚卓然可觀衆像之外人

物鬼神山水樹石無不畢備以琉璃瓶貯藕花
小龜緣茄而上童子隔瓶注視末有大蛇橫行
水簾中節々間斷而意象自全皆新意也恨不
得見真筆又後見摹本于蘇卿伯昌家則已題
為龍眠矣大率事不深考又不謹于闕疑見唐
人画則指為道子摩詰不知有盧楞伽輩見國
朝畫則指為龍眠亦不知有喬君也今見此圖
洎崑壑跋語為之醒然且知姚之為誤也是僧
默誦何經而仙佛諸相縹緲自其口出鬼物俯
聽於後皆有妙思又使人之意也消

跋游嗣祖所藏帖

歐公有與薛公期駕部帖

歐公有送公期得假歸絳詩山行馬瘦春泥滑
野飯天寒錫粥香最為人膾炙簡肅公絳人也
公為之壻稱其清德直節家法嚴子弟多賢材
公期豈其人耶

山谷草聖

草聖可習無如俗何以山谷之高勝晚乃得脫
此耳

唐子西與游氏帖

蜀士鄭太玉與先生游俱好世出世間法嘗曰
文章習氣盡痛掃除雕琢肝腎徒勞人耳先生
戲答曰吾寧盡此生筆硯間寂然之樂俟來世
尚未晚也其用志如此先生嘗謂其子曰我胃
中有見成論五百篇當以授汝未幾疾作遂沒
曰紫微公以為終身之恨云

跋王順伯家藏帖

蘇子美錦雞詩

滄浪文采絕羣正似錦雞雖欲為木雞可乎悲
哉

范文正公與尹師魯帖

師魯自筠州輿疾至南陽託范公以死蓋平日
之相與者如此

韓魏公與尹師魯帖

嘗讀安陽集及家傳公之慮事精審非他人所
及此帖尤可見兵凶戰危安保必勝或記師魯
謂公置勝敗於度外者過矣

王荊公書佛語

公詩有云世間好事佛說盡豈為此等語耶公
之書自有來處非無意於工者

林和靖與通判帖

通判不知何如人承平無事時佐錢塘佳郡又
得此老為州民樂哉

右軍章草

章草之絕久矣嘗見皇象所書急就章象時有
張子並陳梁甫能書甫恨逋並恨峻象斟酌其
間甚得其妙中國善書者不能及惟如此然後
可作章艸此帖信是合作正使非右軍真蹟決
非近世所能為者是可寶也

米元章三帖 一行書 一篆 一隸

孔融遺張紘書曰前勞手筆多篆書每舉篇見
字欣然獨笑如復覩其人以是知古人作書亦
有以篆者寶晉行書妙絕一世此卷四十三字
尤高而不善用二短何耶

跋陳聞遠所藏了翁龜山元城帖

楊龜山嘗宰餘杭今贊府陳崇則了齋之曾孫
也出家藏二公及元城先生手帖家問凡十二
紙邑大夫江君相与刻石于縣庠名德翰墨前
後照映整襟讀之如三君子相從于一時百世
之下尚當興起矧毅迺尚未遠耶

跋曾氏獨醒雜志

余比官成均臨江曾無逸為寮嘗言其先君子平生示以書一卷蓋狀其行事樊少從博士為之哀辭者端明忠簡胡公遺墨二畫得良齋誠齋諸公為之跋誠齋又序其獨醒雜志嗚呼備矣無逸又曰先子非無意於用世蚤歲得疾遂棄舉子業專務古學能懸腕作行艸追配前良鄉也視富貴若不足浼而曰浮雲居士久益高尚又以獨醒名齋晚號歸愚所造愈深故死生禍福之至了達如此家有章伯益友直飛白墨

戲數幅初未嘗摹倣落筆輒過之一日於敗紙寫二虫精彩勝絕未幾遂下世故并手澤藏焉余曰画不足為居士道也以誠齋之親且厚猶不知游藝之妙其蘊蓄不見之外如此畫者多矣可勝歎哉尋得獨醒志讀之益知其為博雅篤論之君子徐節孝平日默處一室幾若与世相忘至其論天下事則衮衮不倦有不出戶而知天下之祿然猶居山陽往來之衝若居士遠在江右而原中事故歷歷能言則又過之矣

跋趙伯山責偽楚書

段太尉奮然擊朱泚人徒知出于一時忠憤柳
河東拳、錄其遺事已見非出于苟然者延康
二書觀者無不興起近讀其行狀在承平時遇
事一、不苟故能自立於搶攘中士大夫平日
苟不務操履一旦臨大節能不奪乎

跋姚編禮勅牒闕

議禮之家名為聚訟彼惟不得卓然名儒而雜
進異議故爾嘉祐治平間朝廷清明元老大臣
欲修因革禮而於下位拔用姚蘇二人書成而
人無異詞為官擇人要當如此而後可以服天

下成事功矣

跋謝觀妙混元寶錄

道家者流出于老氏而支分派別去奉寢蹠道
藏之書雜取百家士之有聞者多以拜章役鬼
煉氣煨金為能此皆燕齊方士之餘去本又遠
矣觀妙本儒生學道於皇甫清虛蓋知尊老子
者博極書傳薈粹成編窮搜約取自號寔錄且
言凡十以變之說事迹隱晦其餘間見紀傳不
載時代者不述与夫放光見瑞示夢傳言靈驗
等事非化身下降者以不復載庶幾傳世不証

然青羊白衛之靈迹瓊台玉局之奇祥此類尚
多果皆寔歟嘗誦公是先生之言曰蒼茫六合
外渺莽三皇初近既未必有遠亦必非妄信如
斯言安知其非寔也

跋李武義行狀翼

天寶之變擁強兵坐而觀者相環也而賈賁以
一尉討賊張巡以縣令起兵朝不坐燕不与古
人不免有是言忠臣義士惟知盡節不以位卑
為辭也李侯官不過微吏而獨奮一臂抗方張
不制之虜矢死不屈凜然如生三復遺事為之

流涕

跋朱崑壑鶴賦及送閻正使君詩

承平時洛中有八俊陳簡齋詩崑壑詞俊富季
申文俊皆一時奇才也南渡以來詩俊文俊皆
為執政大臣相与力引崑壑之名始以隱逸召
用於朝而翫麟不偶終以退休鶴賦之作其有
感于斯耶使其兩翮一成豈不能翱翔寥廓往
而不返猶思以靈葉仙經求報主人愛君之意
又見於此余生晚不及見猶識蘄州史君淳誠
篤寔似古君子宜崑壑相与之厚也

書張待制行實後序

余嘗遇越與士人語靖康建炎間事歎曰李鄴以吾州降虜雖苟全一時之民而貽我千載之辱余慰藉之曰彼但自隕其家報安能污大府耶 欽宗倉卒遣使廷臣多畏避苟免中書侍郎陳公慨然請行 欽宗為之泣下特免其行見大夫無可使者卒遣之其副則待制張公二人皆奮不顧身深入虎狼之區淪陷十餘年竟握節以死忠義之風凜凜如生是豈不足以刷會稽之恥哉士曰然皆吾鄉人也茲讀張公行

狀因記于後

跋袁起岩所藏閣立本畫蕭翼取蘭亭圖

此圖世多摹本或謂韓昌黎見大顛或謂李王見木平皆非也使是二者不應僧據禪床而客在下座正是蕭翼耳吳公傳用云書生意氣揚揚有歸全璧之色老僧口張不嚼有遺元珠之態亦非也翼以權謀被選遠取蘭亭首奏乞二王雜帖三數通以行玉越衣黃衫極寬長潦倒得山東書生之体方卑辭以求見衞袖衣書乃

是銜府所齎野童自隨亦携書帙此正画其納
交之時後既得蘭亭則以御史召辨才曉然告
之不復作此儒酸態矣且其時此僧為之絕倒
良久何止口張不嚙而已右相不惟丹青精妙
其人意度曲折尤非後人可及也

跋姜堯章所編張循王遺事

柳河東以段太尉逸事上史館自言好問老校
退卒能言其事者其所載者三戮郭晞之軍士
撫焦令謨之農者不受朱泚大綾之幣碩太尉
忠節顯著何必俟此三者而後為賢蓋惜其逸

墜且以見太尉之平昔非一時奮不慮死以得
名者舊唐史之傳雖詳以未見河東之狀故三
事皆闕而不書宗景文公謹書之其為佳傳
之助多矣堯章慕循王大功而惜其細行小節
人罕知者矧然訪問而得此將以補史氏之
遺其志可嘉也

跋東坡獲鬼章告 裕陵祝文

永樂之禍可勝痛哭鬼章生禽宿憤遂據太宗
平突厥高宗平高麗當告陵廟蓋以高祖蓄憤
於北虜太宗銳意于東夷武功未終後聖繼志

亦既平盪所宜啓告此長慶中奏語也不知當
奏告時有雄文如此否

跋東坡送劉道原歸南康詩

劉凝之棄官居南康歐陽公所為賦廬山高山
谷謂其忍貧如鉄石者是生道原坡公亟稱之
所謂古君子即凝之也司馬公通鑑一書頼道
原為多其子壯輿亦奇士坐客問此詩本末因
為道此

跋嘉祐二年進士小錄

某曾大父登治平二年乙科大父登元豐八年

丙科近歲傳得小錄又因併錄紹聖二年者大
率與今小異今又見此書四者俱以前一葉盡
錄雜事而此又分試題為三等殆不可曉同年
生無分職姓名下每事輒容一字事之因革類
此如不能詳攷矣是歲得名士十五以人而種
長公少公皆在焉此真千佛名經也

跋楊州伯父賦歸以逸園

彌明聯句 山谷西軒 真長望月

太白把酒 玉川啜茶 東坡題詠

嘗見古画以逸園孫登長嘯阮孚蠲屐淵明以

巾漉酒韓伯休貨藥邊孝先晝眠畢卓甕下皆
非同時特取其逸耳非若竹溪六逸之同遊也
滕子濟藏唐人出游圖六六人宋之問王維李
白高適史白岑參雲林子跋云據其名題或有
弗同時者而揚鑣並驅睇盼相語以為得意忘
象者揚州伯父所圖是豈可与俗人言耶

又四賢圖

謝安游東山

張翰思蓴鱸

子陵釣臺

淵明臨流賦詩

謝公雖為蒼生一起而東山之志不渝子陵出

見劉文妣終不肯為三公以歸季鷹淵明尤為
高尚伯父擁麾持節十餘年興寄高遠尚友四
賢晚而得歸殆不負此志矣

跋了齋有門頌帖

某舊讀了齋集見有門頌一篇莫知其旨慶元
二年八月上澣有二僧叩門袖出了翁真蹟及
与延慶第四代明智講主論此頌二帖讀之恍
然因問天台教觀之說云智者大師所說四門
一曰有門一曰空門一曰亦空亦有一曰非空
非有其寔一可貫四、寔歸一公之為有門頌

蓋謂此也近世士大夫用力不及前輩只如學佛或僅能涉獵楞嚴圓覺淨名等經及傳燈錄以資談辨尔若唐之梁補闕諸公本朝楊文公楊無為張無畫及了翁皆留心教觀深得其趣讀此頌及書可以知其所造之深矣惟公忠言大節照映千載身罹百謫視死生如旦晝平時學問深造自得固自應尔方在丹丘時逆境尤多而心地泰然深入不二法門公之學佛得力豈易測識哉二僧欲刊之石以信天台之傳謹書于後而歸之二僧曰妙珣了怡云

跋施武子所藏諸帖

鍾繇墓田丙舍帖

慶元二年孟冬壬子見餘姚施令尹蓋司諫之子也出其家所藏墓田帖碑石余誦山谷之詩曰平生半世看墨本摩挲石刻鬢成絲為之三歎

王右軍東方畫贊

李陽冰上李嗣真論右軍侍有云画像贊洛神賦姿儀雅麗有矜莊嚴肅之象視之信然

黃庭經

硬黃小字臨黃庭平生所見三四非精筆不能
到第未知玉軸黃庭比此何如耳雲林子以陶
隱居之言證此經非逸少書而隱居與梁武帝
啓自以黃庭為逸少有名之迹若遂以為寧興
以後宋齊人書恐亦未易定也

王大令洛神賦

大令好書洛神賦而李陽水論右軍書與画像
贊同稱右軍之跡不復可見不知更勝此否柳
公權記於前縑題其後何止公慚卿耶

東坡救月圖贊

舊未見此圖直不知贊之所以作東坡竹樹猶
傳之文與可茲以一點成月一抹成蛇曲畫妙
趣蓋自得之若曹不興誤墨成蠅子敬為烏駝
特牛高道興墜筆成畫彼皆工於畫者坡乃
以游戲至此真天人哉

東坡醉中書對客醉眠詩

公自言我書意造本無法點畫信手煩推求然
豪逸邁往如此者不多見每言酒氣從十指
間出而飲酒正自不多豈所謂醉中醒時耶

跋卞居讓揖秦州長史牒并宣徽院

公文

余平時見士大夫家故物未嘗不起敬也。因考其所自，竊考此卷前曰勅泰州團練使，乃檢校太保姓荆者，勅授之官如今之公牒前必曰知某州軍州事之類也。自牒奉處分以後，則泰州之公移也。既差卞君，揖長史，故為之詞。其後列銜皆泰州之官印文，凡七皆泰州團練使印。唐朝固有紙告，而此非告也。後一紙宣徽院之文，姓柴者，禹錫也。禹錫以太平興國七年四月拜樞密副使，至雍熙二年冬方罷，而此文乃八年

九月所給，故知其為禹錫也。國朝舊制，宣徽二使通掌院事，共院異廳，止用南院印。又南院比北院頗優，或兼樞密，亦掌奉院，皆與此合。石晉天福五年，除翰林承旨，改殿前承旨為殿直，或云淳化三年始改。殿前承旨為三班奉職，蓋蘇易簡以是年除承旨，而其子耆續翰林志云：舊有殿前承旨，其父拜翰林承旨，上以其稱呼不別，又以其與清貴混淆，詔改為三班奉職，以避其稱，因備載之。然此卷乃卞氏故物，相傳二百餘年，又出於兵火煨燼之中，是可寶也。

跋温公題劉雜端孝妣奏稿
士大夫特立獨行無待于助然亦賴巨公正人
以為重韓忠獻論事切直有本末王沂公稱其
不負所職諫官宜若此而忠獻益自信劉雜端
之奏稿司馬文正公以為純忠懇至深識治本
明主宜置座側以為觀戒雜端可以自信可以
不朽矣一時得喪其猶足存耶

跋陳昌年梅花賦

皮日休賦梅花欲狀其天冶專取古之美女以
為況此賦形容清致故又多取名勝高人以極

其變梅固非桃可比俸物之工亦又過之

跋孫德輝作薛持國所居記

南朝何子季築室秦望山、發洪水樹石皆倒
拔惟子季所居巋然獨存太守衡陽王元簡命
鍾嶸作瑞室頌刻石以旌之薛君家再脫鬱攸
之菑鄉人敬之水火雖不同亦可名瑞室云

跋李光祖所藏遠祖遷定海縣丞告
天福八年乃石晉高祖之末吳越第三世弘佐
之三年自同光改元武肅王建國以來二十有
一年矣是時吳越雖奉中原正朔事皆專行令

丞銀苗之賜豈復有闕于晉朝况此告不稱勅而稱制蓋吳越國承制而行者也或者猶疑官制印文等全似中朝改之五代史吳越更名所居曰宮殿府曰朝官屬稱臣遣使冊海中諸國封拜其君長又通鑑言建國之始儀衛名稱多如天子之制教令下統內曰制勅將吏皆稱臣惟不改元置百官有丞相侍郎等又范魯公五代通錄云自称吳越國王參佐稱臣僭朝廷百僚之號府曰朝廷但不改年號而已通鑑又有室正之稱五代史十國年譜載至六年而後已

平章事等官雖不可編考亦有可言者中書侍郎曰鄭遨五代史一行傳有鄭遨隱居華山唐明宗以左拾遺晉高祖以諫議大夫召之皆不起則是隱居不仕又天福四年已卒且不与吳越相干非此鄭遨也翰林學士行礼部侍郎知制誥元德昭後為吳越丞相及事弘佐与併至顯德三年周世宗使吳越出兵擊南唐時猶在相位所謂元丞相不欲出兵者元奉危姓危仔倡以信州降武肅武肅惡其姓遂易元氏德昭即仔倡之子熙寧中參知政事章簡公絳厚之

即德昭之孫也蘇魏公為章簡公神道碑言曾祖仔倡又言祖德昭武肅王稱制用以為相官至右僕射兼侍中晉國公銘曰憲公祖遂相錢塘然則此為吳越之告無疑也給事中曰輦右丞曰玄亮皆未詳若門下侍郎平章事曰鼎者疑是林鼎武肅以羅隱林鼎為賓客元瓘以鎮海節度判官林鼎掌教令恐至弘佐時為平章事未可知始武肅嘗列賓佐將校名氏於紀功碑陰者五百餘人而見於史者如沈崧沈瑫皮光業輩不過十數人其他不可得而見始叙

其可見者以俟博古之君子云五代亂世仕于晉朝與仕于吳越不足為輕重要欲辨其所自耳李氏藏此告二百五十餘年得以存先世之舊信可尚也先祖所記清泰三年閏十一月正當後唐廢帝之末晉高祖改元天福之際乾祐元年則漢隱帝之初也併書之

又蘇黃門帖

蘇少公謫居筠陽今有雜著一編別行于世吾鄉李先祖一日携其曾祖屯田所傳筠陽唱和集見示時在元豐間雍雍瞻度皮為守屯田字

君績為倖與穎濱及一時士夫唱和甚衆余既假而錄之光祖又携此一帖及二刺字來政之遺老傳少公以著佐為卷書南京判官長公以詩得罪從坐而滴監稅居五年移知績溪縣此帖云已離洪州正赴績溪時也餘帖歸既蘇氏此尤當寶箴之舒中丞誌屯田公墓謂雖老翰墨篇章益道瞻可喜然則宜其與少公相好也

書董資政元帥府事述耘

高廟中興之初記載時事者類非一書間有異同無從質正初史官奏請詔隨龍人與藩邸帥

府舊僚并前宰執各令記錄事迹撰為一書以進御取其寔而不証者降付史官計當時臣僚必為此書者多矣而高廟獨以屬四人蓋妙選也大資政董公與焉是 高廟深知公之必不証也舊嘗見一二編未問登載之工拙紀事之虛寔往、因而自列其功狀故見者多疑其私公初為大元帥行軍錄遇盜亡失既無復見今讀此編據一時見聞之寔以事繫日炳、如丹扈從之久亦云勞矣曾不自言止載二奏劄之可攷者若制詔書檄及李綱宗澤之表奏何

烈之小史徐偉之忠謀錄及痛定錄等皆公以
為可信者併哀而上之然則此編是所謂寔而
不誣者真可備史氏之採擇以信後世豈特為
董氏之家寶也

跋魏忠壯侯行實勝

乾道初余嘗過山陽望清河口弔忠壯魏侯戰
死之地故老猶能言當時事相与悲吒久之又
嘗從老校退卒問知守海州事甚衆猶記一二
侯有鎗石具裝明光甲胄日射如黃金出入行
陣虜望之胆落嘗被甲坐樓城觀戰備駿馬城

上望見我師少却怒甚推去雉堞飛騎而下徑
入陣中虜望風奔潰又嘗戰北門既捷忽回騎
徑出南門人不知所謂蓋慮酣戰于此或擊吾
背也已而虜果襲南門以數矢却之三軍敬服
後得參政錢觀文所記言隆興二年仲冬虜出
河清連艘而下侯率勁弓射之矢盡而舡出不
已以戰艦拒之中流為虜衆所乘矢下如雨勢
不可支棄舡登岸虜已渡者衆被圍甚急冒東
南而出身中數箭援之復上馬告急于大軍而
救不至侯胆勇善鬪而人馬被傷已十七八士

氣已竭進退無所因墜馬遂死之而大軍亦喪
氣矣觀文時為淮東宣諭使當得其寔嗚呼使
當時擁強兵坐而觀者稍出數十百騎為之報
援豈至是哉今覽行寔為之三喟子孫多壯士
尚其勉旃

跋蘇魏公所臨閣帖

此蘇魏公所臨閣帖也譚訓云嘗於相國寺置
得閣奉法帖十卷甚奇畢文簡公賜奉也魏公
記誦絕人固由天分博極羣書蓋出學力觀此
卷臨摹之工其勤可知中人自怠而欲追及前

輩可乎

跋華氏中藏經

余少讀華佗傳駭其醫之神奇而惜其書之火
于獄使之尚存若剗腹斷臂之妙又非紙上語
所能道也古汴陸送老近世之良醫也嘗與之
論脉云無如華佗之論最切曰性急者脉亦急
性緩者脉亦緩長人脉長短人脉短究其說未
暇也一日得閩中倉司所刊中藏經讀之其說
具在蓋貳卿姜公詵為使者時所刊凡三十餘
年而余始得之序引之說頗涉神怪难于盡信

然其論議卓然精深高遠視脈察色以決死生
雖不敢以為真是元化之書若行于世使医者
得以習讀之所濟多矣惜乎差舛難據遂携至
姚江以叩從者從者笑曰此吾家所祕不謂版
行已久因出其書見假取而校之乃知閩中之
本未善至一版或改定數十百字前有目錄後
有後序藥方增三之二閩本心間有佳處可以
證陸本之失其不同而不可輒改者兩存焉始
得為善本老不能繕寫俾從子澆手錄之靳春
王使君成父聞之欣然欲於治所大書銀木以

惠後學且以成余之志因以澆所錄面授而記
其始末於左藥方凡六十道亦有今世所用者
其間難曉者有之恐非凡識所及佗傳祿霞齋
不過數種又未知此為是否好事者能以閩本
校之始知此本之為可傳也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六十九

攻媿先生文集卷之七十

四明樓鑰

大防

題跋

陸宣公奏議總要

阜陵喜觀陸贄奏議故紫微崔公為總要一書
上之東坡先生曰如贄之論開卷了然聚古今
之精英實治亂之龜鑑然奏議繁重尚勤乙覽
是書披華芟冗因門分類名言確論一閱而盡
得之所以開導聰明裨益治道多矣易曰納約
自牖崔公有焉

跋石曼卿世松詩

曼卿上世家。幽州燕俗勁武，少以氣自豪。書體兼顏柳前輩，謂愈大愈奇。余三見真蹟，禮部尤尚書家。西師詩有旗光秋晚起，甲色夜江橫之句。歐陽氏籌筆駟詩，有意中流水遠愁外。旧山青之句，今又見此詩影。搖千尺，声撼半天左。為人膾炙，皆警策也。歐陽公稱文章勁健，稱其意氣。余以謂字畫尤有劍拔弩張之勢。吾鄉郡從事官舍中，見有籌筆駟石刻，久矣。今題君致遠，又欲刻此，是為二妙也。

跋周公禮殿圖

余近得臨江周公禮殿圖，石刻紹興十七年向節林刻于學宮，疑與先人所藏畫本不侔。聞大資政趙公帥守成都，嘗摹禮殿本為八軸，借而校之，丹青煥然自盤古而下，位次向皆不同者十八。九慮義八卦上下各有字，位置亦不倫。變之球為鍾，無縛說像孔子弟子中多從父叔魚原亢人一人，闕名。石刻中有梁鱸字叔魚，而形貌不類，却無顏路公孫龍冉季公祖茲漆雕從狄豈公良孺奚藏耕仲會容藏顏之僕左郢，而有蜀太守李冰人一人，無名。第七軸畫文翁。

司馬相如匡衡蕭德仁戴聖王吉嚴君平楊雄
劉向服虔陳寔鍾繇諸葛亮崔栢平福王濬杜
預張華杜畿豆盧第八軸画漢武帝蕭何張良
叔孫通陸賈陳寬賈誼司馬遷董仲舒漢光武
鄧禹栢榮班固張堪廉范馬融第五倫鄭玄公
孫弘倪寬丹青念工皆石刻所無益州刺史張
收未知在漢何帝時後漢諸名儒或在其前若
鍾繇諸葛亮王濬杜預張華等皆魏晉間人既
在張收之後豈後人所續助武帝光武列於諸
臣之間次序亦多不可考蕭德仁崔栢平福名

不甚显豆盧復姓不知何名姑記大槩以俟考
証

跋孟蜀主與周世宗書

余家藏此書既以五代史証其事茲閱張次切
所編蜀檇杭載此尤詳因具書于後廣政十七
年周世宗即位改元显德周師至仇池以秦州
韓繼勳鳳翔王逌迎請益師昶遣雄武監軍使
趙季札率師赴之季札怯懦不進乘駟而還成
都震恐昶怒斬於市十八年五月李廷珪高彦
倚呂彥何摠象以禦周師九月戰於唐倉監軍

王忞被殺我師敗績廷珪退保青泥閏月周師
克秦階成等州雄武節度使王环監軍趙崇傳二十
月又克鳳州執節度使王环監軍趙崇傳二十
年六月周世宗歸我秦鳳之俘昶遣使致孝謝
稱大蜀皇帝世宗不答昶曰朕郊祀天地稱天
子時尔方鼠竊作賊何得相尊耶二十一年荆
南遣使來致書言周世宗已定淮南請通職貢
昶不許

跋任氏所藏外祖母汪少師帖
其生長外家事外大父少鄉二十餘年屢侍筆

研書間多出親札外祖母王夫人居奉川任氏
與舒董諸家皆至親相與篤厚類此忽瞻遺墨
肅然起敬陳後山謁厖丞相墓有云少日相頭
期類我莫年垂淚洒西風陳蘭齋跋存誠子帖
有云客來空認表公額泪盡慙無楊惲書三復
二詩重增悲歎

跋參寥詩

參寥以東坡門人得罪黃師是坡之姻家時為
京東漕使坡與之書曰參寥以某故竄兖州望
為之地師是曰昨方有兖州樓教授見過其人

必長者遂以為屬教授某大父少師也領其意而行既至克與之定交後宰登封一日闍人告曰有僧携行李徑欲入門自言與知縣故人不可止過少師笑曰必參廖也已而果然館之縣齋嘗同登嵩嶽之頂將從倡和參廖集中所稱試可即少師之字也緒父猶及見登封時事克州一段旧得於師是從子津愚子魯云殉公所成二軸皆其得意時翰墨飛動真可宝也集中有九江與東坡話別詩云零水黃樓赤壁間勝游長得共躋攀坡亦云筭詩人相得如我與君

稀周旋如許何止工詩而已邪少師遺文群於兵燬僅存二十四峰詩與師喜兩詩有云一声雷碾青山過萬里風驅白雨來之句茲見師詩重增感慨然卷中和愚上人二首開字奉字鷗字三絕漪連齋一首皆不見於集以此知遺亡者亦多矣

跋桑濤卿和林和靖詩

和靖詩似其為人自然高勝不特梅花為絕唱也濤卿一卜細和問有不能力者風度又可知和靖絕筆一篇云湖外青山對結廬坟前修竹

亦蕭疎茂陵異日求遺草猶喜曾無封禪書此則不容和矣

跋從子深所藏吳紫溪游絲書

錢塘吳傳明游絲字前無古人黃給事仲秉鈞嘗稱蜀士仲明舉詩云春吞一縷未不斷萬鈞筆力歸毫芒佳句也然未若參漢濱先生正公瞻叔之詩為工伯父揚州嘗得二紙於吳公送于深求詩上公之詩于後

又題所書羅端良文三篇

新安羅端良願公輔器也止於鄂州世所共惜

劉子澄清之為倅亟以其詩文為小集以不暇求全也所作無不精妙而陶令祠堂記杜垓記爾雅翼後序尤為高勝端良方無恙時嘗以此三篇見寄意亦其最得意者余每為子弟誦之從于深讀書此卷後有作者欲論淵明及社稷事恐無以過此爾雅翼一書深恨未得見之也書吏商贈趙仲堅題其後

余從兄之子伯時一女謹擇所歸近以歸趙仲堅佳公子也既尉新城以此卷求余言老矣九與母相忘素不長於吏道又非能言者何以

告子惟仲堅大父龍學少師一世吏師光显于
朝精明彊敏誠有不可及聞其在上雲時忍負
如鉄石已為半刺猶執卷田間躬視僕夫糞田
灌蔬竟日一肉故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
為知宗長子也繼有賢譽仲堅廉謹詳練師祖
若父尚何它求為書柳河東吏商以贈而系以
此仲堅勉之哉

跋周尚書詩軸武仲

余少讀龜山先生集見周憲之墓志知公孤立
於宣和中獨 祐陵知之甚深公以御史觸忤

權貴屢蹈福机詰王黼拒梁師成極論童貫蔡
攸之罪至往來使不測之虜仗節不屈建炎元
二間為刑部吏部尚書 高宗欲柄用之而不
及則毅之氣可畏而仰茲讀公誥詞翰俱高尤
使人起敬公諱見詩註憲之其字也建之浦城
人嘗為貫所誣謫黃州三年日以詩酒自適無
漂泊流寓之嘆卷中多黃州詩意其正在謫居
中蓋宣和末年也又稱公以文學名于世餘暇
留心翰墨得歐陽率更筆法至是尤可信矣
跋貌国夫人曉粧圖

蘇國夫人承主恩平明騎馬入金門却嫌脂粉
汙顏色淡掃蛾眉朝至尊余每疑此恐非杜少
陵語後乃得於張祐集中益集靈臺第二篇也
素聞同年林子長家有魏國夜游圖甚佳而未
之見或謂此曉粧圖也豈盡平明騎馬特耶

跋范石湖游大峩詩卷

文殊示現於五臺普賢示現於大峩光景殊勝
大略相似旧見無盡居士清涼傳書五臺事甚
詳亦有詩紀所見今石湖先生大峩數篇尤為
奇偉張公素不善書必不能如此翰墨飛動然

無盡後謁無業禪師塔：上五色光現有詩云
四入臺山禮吉祥五雲深處者熒煌而今不打
這鼓笛為禪報師莫放光尤為禪林稱誦使石
湖再登大峩必然別有一則佳話也

跋徐神翁真蹟

海陵漢晉間有樂真君子長或云徐二翁其後
身也如蔡魯公之東明呂東平之喜守尤為著
驗此卷脫去白字遂為蔡公大夫登第之祥耳
謂非矣然使吾得為二翁道成之後閉口藏舌
何用管人間如許閑事

跋姜氏上梁文藁

姜氏在京師以財雄南來吾鄉子孫遂以儒显
田氏道齋尚書汪公跋語甚詳七夕書此卷閱
兩旬而下世殆絕筆也其以外門之故而來觀
見上梁文屬藁之初宣奉公慶七十時丞相壽
春魏公見委以樂語有云生長東都親見開元
之盛際從游諸老及開正始之遺音又云今日
王孫猶有承平之故態當年竹馬得見會昌者
幾人丞相頗以為然姜氏家風蓋有自來其與
則未艾也上梁文必言兪即偉旧不曉其義也

以為唯喏之唯或以為奇偉之偉皆所未知在
勅局時見元豐中獲盜推賞刑部例皆節元案
不改俗語有陳棘云我部領作憊廝遂去深州
边告云我随你憊去憊本音悶俗音悶犹言輩
也獨秦州李德一案云自家偉不如今夜去云
余啞然笑曰得之矣所謂兪即偉者犹言兪即
憊盖呼而告之此閩中方言也上梁有文尚矣
唐都長安循袞之然嘗以語尤尚書延之沈侍
郎虞卿汪司業季路諸公皆博洽之士皆以為
前所未聞或有云用相兪即之偉者殆誤矣因

附見之

跋傳要良所藏山谷書父詩

漁家無鄉縣滿船載推亂鞭笞公私急醉
眠聽秋雨

右山谷之父亞夫詩也谷之書既刊諸石此至
僅得三之一殘圭斷璧要自可室谷嘗有古漁
父詩云四海租庸人少太平長在碧波中殆

此意邪

文孫為慶傳作和州墓銘

鴻慶孫文昌一代文章伯也志人之墓固未免

於稱美茲為和州之志有云其學自六經太史
氏百家諸子浮屠黃老之書無所不讀其文自
歌賦頌表箋傳序箴銘紀志亦無所不工又詩
曰文章閎麗可當大典冊詩語精深可列於歌
頌以荐郊廟此非心服其能不足語此也夢良
為余鄉邑三年且去矣撫任當未艾若御民一
以寬簡聽訟如家人無疾言厲色如和州之在
蘄廉直有父風所蒞皆有迹又不減繁昌之政
能世其家者也

和州諱諫友絮諒輩

跋可壽上人所藏史文惠公帖

于襄陽問紫玉何如是黑風吹其舩舩漂墮羅刹鬼國玉云于頊作者漢問恁麼事作麼于當時失色玉云祇者箇使是漂墮羅刹鬼國于於是者于在襄陽傲上虐下號為襄樣節度犹能有此前輩賢達所以好與有道高僧游者正以富貴隆盛說言塞耳若不得此等人安能深雖痛割如許大師史公地位中人與師為方外交此詩帖皆其跡也二人相得必別有針鋒相湊處非外人所知不然安得相與如此之深耶

跋褚河南陰符經

陰符經說者甚衆以文義不貫頗費牽合蓋嘗疑之唐李筌傳驪山老母之言曰此符三百餘言百言演道百言演法百言演術上有神仙抱一之道中有富國安民之法下有疆兵戰勝之術分為三章又有六位謂太公范蠡鬼谷張良諸葛亮及筌也繫以正義不言誰作後序中謂出於驪山老母亦間有無主名者略計太公之言八張良之言九鬼谷六諸葛五范蠡才一見而筌及正義尤詳又與世所版行注本不同後有斷章三贊又士希嚴不知何許人作贊三道

十九首可謂備矣或總題其後云現注者粗得一二贊者略無彷彿信其奧妙不可以智知而言說姑存之耳誠哉是言也此歲於都下三茅寧壽觀見褚河南真蹟注本始知上古真仙谷出語一二以至三四自愚人以天地文理全而後不言為誰其間有若相應答亦有旨意全不聯屬者將由群仙云集而為之邪抑高真會粹而成此經邪初有道流携以求售索價不貲未几羽化於觀中遂為三茅寶藏摹得其本以歸茲曰徐粹中醇一為慈谿至道宮建藏手寫

以遺之凡見河南所書三本其一少書真觀六年奉勅書五十卷其一亦小楷永徽五年奉旨寫一百廿卷及此蓋書百九十本矣二者皆見石刻惟此真跡尤為合作字豆小而楷法精妙河南卒於顯慶三年六十有三本詳略亦自十五歲而永徽所書則五十有九矣豈惟筆力不可跋及亦安得此目力和然三本詳略亦自不同少書本又冠以黃帝陰符經要當以此本為善仍命長于漳細書臨摹于後尚存旧本之万一云

書石門披雲集後

縉雲川谷惟石門最可觀誦太白之詩旧矣乾道五年先二部守括蒼侍旁見石門洞之躍然歛游未能也明年冬先君解印綬余適分教永嘉奉雙親東下登覽勝處為題詩壁間淳熙末自溫守得旨奏事復過其下相羊竟日盡見岩石留題恨不能悉記奉祠里居而羽士王君愚叟訪余於寂寞之濱自言嘗住此觀裒古今詩文為一編將歸而刻之閱一再遇如臨夢境少作非工亦列其中又荷好事者為之次韻老矣無由更尋故步慨然為書于後而歸之愚叟好慕與琴詩有佳語又能集此以永山中之傳信雅士也

跋趙清臣所藏濮議

嘉泰元年三月乙巳訪餘妣令君趙清臣觀書閱畫久之清臣曰嘗見濮議乎余曰固嘗見之君所藏何書也曰頃丞金垓得於蘇氏云廩陽公以此議獻之神宗而出鎮道遇蘇魏公語及此事徑以奏藁授之遂為蘇氏家寶余歸而閱近歲庠陵所刊文忠公集則此卷列于一百

二十卷以後首尾俱同而錄本多誤亦間有勝
於版刻者因併為子校而歸之公序此議而進
之神宗時罷政而出為觀文殿學士行刑部
尚書知亳州以年譜考之寔治平四年正月蓋
神宗即位三月公得亳社故序稱先帝議稱
英宗其第四卷劄子注云是歲十月撰不曾進
呈謂治平三年也三月以言者指濮議為邪說
求去不允十月成而不及進者英宗時已服
藥故併進之神宗也其為後或問二篇及濮
魏五君論晉問未知所著年月公薨於熙寧五

年壬子年六十一此書進於治平丁未年六十
一矣因併見之

跋相陰韓氏家問

蘇魏公嘗言韓忠憲教子嚴肅不可犯知亳州
日第二子舍人自西京倅謁告省覲坐中忽云
二郎吾聞西京有疑獄奏讞者其詳云何舍人
思之未得已呵之再問未能對遂推案持捉大
語曰汝食朝廷厚祿事無巨細皆當究心大辟
奏案尚不能記則細務不舉可知矣必欲撻之
衆賓力解方已之子股東累日不能釋家法之

嚴如此所以多賢子弟也或疑其言為過觀此
家問可信不誣亦是毫社時爭可畏而仰或象
山令君犹能守家法邑事整办庠序一新又刊
此卷寘之學宮真相陰韓氏之子孫也

跋張德深辨虛

余少時嘗得像真所刊司馬氏潛虛中多闕文
不能遽解隆興改元先光祿官奏郎檢詳新安
張公為察同寓直舍時在侍旁日從之游自言
家有潛虛全書亟借而傳之又言為慈溪令時
有張氏德深漢邃於易元蓋未識潛虛也嘗示

之一見即言其大義歸閱數日著办虛一篇洞
曉其說曰略為余言之自此始知虛之大槩獨
未見所謂办虛者相去已四十年與新澧陽郡
博士張子宓虛語及此書子宓曰德深從肆祖
處始得見之凡十余篇兼綜易元二書易曰卦
元曰首虛曰名卦有爻首有贊名有变二体四
位十等之象八物五行與生成之數乾中元之
所以始一三五之所以虛與夫揲法占法皆若
异而实同又办氣體性名行俞與著虛之得此
已無餘蘊德深之學真有淵源而總序則檢詳

為縣令時所為也檢詳又云虛之書未成而已
傳溫公晚始以金書授范太史淳夫遂傳於蜀
後以問蜀士曰非也現物先上張公兵部行成
所補託為此言耳現物穷象數之李著述衍翼
元：包總彖潛虛演義經世索隱外篇衍義通
變等七書近百卷世號精博嘗取演義讀之為
卷六十潛虛之書章分句析尤為詳盡此亦虛
不啻數倍果如蜀士之言非此人亦不能補此
書然現物之書未出而德深能以此其所以
尤難也檢詳又言通鑑為溫公之筆學潛虛為

心學方趨總序中不見此說茲又得發微論攷
之則衍總序而為總論遂及筆學心學之說直
以為出於己而後德深之作字元以準易虛以
擬元論而下有禮篇八篇皆德深之曰正有變
論一篇論律呂者在此書之外猶恐是其本文
而此所傳者或闕為又不載五宮天軌歲紀三
圖德深辨名之末謂齊處大中之內斟酌造化
其斗之任乎今發微論乃曰處大中之內在
其北極之任乎輕改一言失其旨矣土分王於
四季齊亦土也居中而斟酌造化故以北斗之

任非謂若極之居其所也檢詳為察院時以發
微授司馬侍郎季思及其兄漢章倬為湖廣總
領遂以版行實乾道二年也淳熙十一年檢詳
之子南金又刻之世罕有知所自者某非欲與
檢詳必誠不敢沒德深之實而惜其不少見於
世也德深兄弟讀書躬耕其兄宗丞身時濟得
荐送而歸其父題於門曰三四郎今年免輕曰
專掌送茶其朴茂類此德深耽嗜古學天文地
理無不該貫此特其一也

劉允肆夢紫灰而作含萌題其後

退之送穷而延上坐子厚乞巧甘抱拙若允
津之含萌則真驅之雖未能紅紫灰之生畏君
之詞自爾當不復最入吾夢矣然此種一名不
落之彼夢滿觀三顆不妨甲科釋褐者殆以此又
似不必力驅之也為書其後以吐昆季西上之
氣

跋朱津正所藏書畫

徐季海題經

趙氏金石錄目錄第七卷一千三百四十唐徐
浩題經天室中立歐陽氏集古目錄云經首有

楞伽阿跋陀羅室經一部乃浩所書而經則呂
問姚子彥等也在嵩山經藏院津正所藏金
不見所書之經而季海所題為可定又足以考
天寶中官制之一二云

李公垂書樂毅論

李公垂短小精悍詩最有名時號短李其在翰
林與李德裕元稹同時又號三俊傳稱以文藝
節操見用余因堂見石刻文字不知其小楷精
到如此今世以海字本為第一殘闕已多此卷
比右軍所書甚小墨蹟俱全尤為可珍詳視印

章益巖壑老人故物也

龍眠蓮社橫卷

余得蓮社圖高三尺橫二尺筆力精勁五彩煥
發妙絕一世龍眠真筆也此為橫軸大略相似
時有不同元中之記云童子蹲而汲水者一人
而有二書猿一麋一而猿亦有二麋則鹿也元
中書甚工既非其親書疑別為一圖作記余所
藏童子汲水及猿皆一而麋亦鹿也龍眠為此
圖妙意非一自知愛重或縱或橫意必有教今
恨未能盡見也此卷謝康樂不為長鬣梢蛇翁

亦欠朴意之狀必有能办之者

跋李孟達六世祖少卿詩卷含章

少陵之祖審言山谷之父亞夫再傳三傳而詩遂名世自李早梅而下傳數世而詩益昌盛哉

跋沈雲巢帖

雲巢妙於楷隸諸書脩古今体才墨尺紙落筆輒為人爭取富池吳人犹知護惜子孫尤宜宝之也

跋吳僧若遠所書觀經

太府卿蘇公伯昌謬為明州長史僧有獻少公

維摩經手澤蓋為老泉小祥書此後以示蜀士

士曰蜀有長公書圓覺經與此同時字体亦相

類以所携古本示公且許求墨蹟以末後不知

曾得之否芳遠二經元祐諸名公為之跋而增

重規經儼然如新不知法華經何在安知他日

不能復合耶

玫瑰先生文集卷第七十一

題跋

四明樓

鎬大防

跋楊州伯父所藏魏无理畫卷

蓮荷

爾雅釋小言荷景詳其莖茹其葉透其公蒙其
華茁蓄其實蓮其根藕其中的中薏現魏君
墨戲曲尽形状殆無餘蘊又有熟茨生菱鳧茈
之属一一如生祥暑尤宜現之所謂宛然坐我
水仙府也

桂花

伯父揚州持節擁麾凡徧東南襟度高勝所至
多與雅士游若魏尹元理之蚤徐公明叔之書
皆擅名一時者桂老水一枝諦觀佳處疑有秋
風生其間

跋龍眠二馬

余家藏白氏長慶集久矣近又得吳門大字者
周伯範模款得旧本以所藏龍眠二馬遺余古
有以妾換馬者矣以書換馬自改媿始可博一
笑

跋趙共父古易補音

小學之廢久矣陸氏經典釋文可謂詳盡近世
讀書或至苟簡率意誦習字有不識者始加閱
視有誰謬終身不自覺知而况補音乎吳氏好
古博洽始作詩補音雖不能變儒生之習而讀
之者始知詩无石韻，无不叶祛所未悟有功
於古詩多矣吾友趙共父又取其說以補石易
之音用志甚勤遠以示余閱之不去手某老矣
習氣未除頗為是日一二回昏成懶媿不能盡
力也噫凡將爰歷等肅今不復見惟許叔重訖

文解字為小學之本顏黃州家訓稱其檢六
文貫以部分彙括有條例剖析窮根綿集韻
博瞻於攷古則未可全據共父今本諸吳氏多
以集韻為證更當以說文解字定之可傳無窮
吳氏之書下口者以為苟然而已共父知其饒
論其又喋喋及此皆謂之癖可也雖然自當有
好之者

題拳毛騮

杜少陵規曹將軍畫馬圖詩云國初已來畫鞍
馬神妙獨數江都王又云昔日太宗拳毛騮近

時郭家師子卷名西記江都王緒乃霍王元軌
之子多有藝善書畫鞍馬擅名陳後山亦謂一
紙千金不當價人傳將馬為江都筆誠有之長
安志太宗昭陵有方駿在陵後曰拳毛騮金石
錄昭陵琢石象乎王征伐所乘之馬為贊刻之
此馬神駿耐戰是橫行万里堪託死生者史稱
秦王自起兵以來前後數十戰身先士卒輕騎
深入台屢危殆而未嘗為兵矢所傷今觀帝手
書親乘之馬槩箭之瘡十有三處而不及其身
真天人也汝今史其平黑圖也沿衣大陣信然

穀州乃河南府之新安福昌二邑武德元年改穀州至顯慶二年始廢此言合劉蓋征世充時黑闥乃在山東也

跋趙振文經幢碑

趙振文為臨安郡從事寄示小碑得於井中蓋錢氏專知回圃酒務曹從暉所立經幢也後書會同十年歲在丁未七月十五日試考之石晉歲在丙申改元天福三年戊戌契丹耶律德光改元會同至天福九年晉改元開運至開運四年歲在丁未契丹入詐滅晉六舟劉知遠建國

曰漢仍用天福十二年正契丹會同十年去丁未一年實晉之開運而漢仍稱天福契丹則曰會同也戊申漢始改乾祐錢氏兼有兩浙自唐乾寧三年至皇朝太平興國三年凡八十五年當五代時貢奉中國不絕惟唐明宗時安重誨奏削鏐王爵元帥尚父以太師致仕時嘗稱室巫年号安重誨死復鏐官爵復用中國正朔今乃用契丹年号耶律滅晉時大赦改晉國為大遼國開運四年為會同十年意以亦頒正朔于諸國故錢氏用之此文氏所未見也錢

弘佐以是年卒而倣立史不書用旧五代史弘
佐以僕初卒於仕而倣立漢祖入汴之歲十二
月倣為胡進思所廢此蓋弘佐已卒當倣之時
也回併著之

跋王伯長定武修禊序

定武本凡湍流帶右天五字全者皆詩在薛紹
彭之前然不能知歲月之久近此誠善本王順
伯謂是熙寧前摹拓于中山者為可貴近見畢
少董所藏董氏淳化閣本尤為精好自言為兒
時親在定武見請古本帶右天三字已闕坏大

觀再見之與旧所見无異則五字未必皆紹彭
剝損也更當考紹彭在中山時歲月之

跋余襄公題崖碑

襄公以孤生起嶠南忠言廟上显於慶曆嘗出
居庸關口伐我酋于九十九泉退其二十万之
師西边亦賴以定晚而經制五营前後十年如
交趾大理時磨南詔于国皆可以頤指氣使也
坐廟堂真可以鎮撫四夷乃終於南方人之功
業不惟有時亦各自有地如伏波之在南孔明
之在蜀盖非其人不出 昭陵非棄才之主而

公之用不得盡為可歎也此帖字有顏体石虛
天齊人物亦俱與之相高云如

跋李莊簡公與其壻曹紀老帖

韓文公潮州表柳何東田山劉賓客誦九年文
愈竒而氣愈壯盛哉本朝諸公如忠宣之德
度元城之勁節東坡元生英特之氣行身患難
高掩前人在簡公流竄瀕死董以愛子之成尤
所難堪家書中言議振發略不少貶其氣何如
哉三誦以還慕仰不已紹老姓曹氏諱粹中吾
鄉之善士有詩傳行於世真永玉也

跋金老帖子後本小錄王扶盛京

集賢王公金老帖子其孫鄜州謂端拱二年

太宗朝第三榜者誤也當以益公所考為正尚
書宋公名向時以翰林學士禮部侍郎知貢舉
其同知貢舉則知制誥季公流帖子老押益二
公也咸平元年知舉人四揚給事礪季舍人若
杜梁可諫顯朱祕丞台符盛公帖子老押乃此
四人也太宗以至道三年上賓咸平改元
真宗諒闇遂不廷試而勅下禮部於榜登科記
亦稱省試故猶得以帖子板中選者非不以臨

軒策試而廢茲制也知舉上列祖父不及三代糊名復于淳化三年至是已七年矣藝祖一朝進士凡十五舉多者不過三十餘人太宗朝取士寔廣至二百余人獨孫何一榜放三百五十五人諸科合千余人後世但駭其多而不
知前兩年都推傳貢奉至是集闕下者万人二太宗既多所取而後連四年俱有取傳之詔次五年為至道三年三月以大喪不暇及至咸平之初詔以久停貢舉頗滯時才令禮部據合格人內進士放五十人諸科百五十人來安不得

為例子是進士孫僅等及高嚴所貢並賜及第此小錄所載五十一人是也祖宗時貢奉之疏數取士于寡惟上显命非若近世之定制也么高曾先祖仍三世登科中遭兵燹故書無一存者先祖少師元豐末年焦煇榜丙科後徒年家章先傳當時小錄印為大編而與今制不侔者已十餘條又嘗見嘉祐二年章衍榜東坡兄弟小錄與焦贖考不殊者今姑見王盛二家金卷帖并及綾本小錄前此真末闕也諸公政語知載知舉家諱和忌笑外若韻脚明主字一

字以上成為已上詩取士十字成論限五百字
已上成皆與今小異今正尽第一人此直出快
元外氏本其母文詩五十人貫開封者三十七
又不如此之多按端拱二年有旨國子監生
並須品官子弟開封府有戶貫者元豐人一日建寧
士子多用開封府有戶貫者元豐人一日建寧
軍一日建寧州書事不同如此考非一祖父俱存
者今日重慶而第四人張景書榮任又父祖未
仕者書不仕三代名下書皇任者柳何東作陳
京行狀云五代名某陳宜都王魯祖某皇今稽

司馬祖某皇晉陵郡句功參軍父某皇右補闕
之、或謂書皇者以表其仕于序也此又不然
多有稱皇尔仕考又訖止占見任某官每一項
各去一字皆與今不同此勝止五十人可以後
書不知前此孫何上勝三百余人亦可以後書
邪小錄之作近亦屢有輕以意改者要知典故
所主前人多有深意一遵其旧可耳汗又何止
此即司諒祕亟各稱其官楊公為翰林學士而
止稱給事李公知制誥而稱舍人亦固可見前
朝之官稱云楊公開國公初為第一人李公為

乾德四年進士第五人梁公兵其子固俱為大
魁朱公明孫何榜第二人主文極天下選宜于
得人之盛僅繼元何因為盛事劉焯于岳文溫
容是終身不听樂者中三劉子儀參政李子淵
皆在此榜高輔國曹祖季與祖從誨俱為南平
止益荆南高氏輔國之父保寅不知左從誨十
五子中為第九人與繼冲俱歸本朝也呂
蒙休三代俱贈師傳父龜圖母劉氏徐國太夫
人文穆公蒙正之弟也王克從為彦起中令之
孫向希言為中正之子盛京為文肅公度之弟

樂黃庭父史任職方員外郎是作太平寰宇記
者其任職方宜矣李山房謂知名之士已三之
一後生寡陋不能盡知姑誦所聞一時人物不
亦盛哉借模本于豐宅之有後老眼不能細書
今從子溉臨寫藏于家仍備書其後而歸之

跋雲丘草堂慧舉詩集

余頃歲游雲庵有詩牌掛壁上拂塵讀之云朝
見雲從羨上飛暮見雲歸羨下宿朝暮雲
來去屋簷僧移几翻覆夕陽流水生亂山羨前
芳少年、綠愛其清甚視其名則僧舉也曰非

季若乎僧曰此今之序也 急舉也後得其詩
編號雲丘草堂集及與呂東萊紫微公灵谿王
性之後湖菴菴直徐師川朱希真諸公游最後
尤為范石湖所知尽和其大誠諸篇余赴東嘉
亦奪詩為贈近世詩僧如其圖復莖温安輩論
落既盡而師亦已矣其徒覺淨求跋其後感念
時昔曰為書之師老於揮毫詩句特具餘事而
能兼得虫体佳處不可以一二數讀之者可想
見其人不勞贊嘆也

跋蘇氏回文錦詩圖

晋史載竇滔符堅時為秦州刺史彼徙流沙蘇
氏思之織錦為回文旋圖以贈滔宛轉循環以
讀之武氏及見晋史之成不知何所據依記載
如此之詳滔字連波記之末云因迷若蘭之
才復美連波之悔遇故山谷題此圖云十詩織
就回文錦如此陽臺暮雨何亦有英灵蘇苒年
只無悔遇竇連波止用武氏之記而任子淵正
以晋史注之豈未考此記邪余前後見旧画數
本文小不侔未有如此卷之精者

跋東坡行香子詞

掃塵第三錄載東坡自黃州移汝州中道赴守
文登舟次泗上偶作詞之何人无事燕坐窓山
望長橋上灯火聞使君还石守劉子彦法家者
流山東木強人也聞之亟謁東坡云知有新詞
學士名滿天下一出則市師便傳在法泗州夜
遇長橋考徒二年况知州邪切告收起句以示
人東坡笑曰載一生罪過開口不在徒二年以
下吾鄉豐吏部叔賈誼倅盱眙游南山寺有老
僧云寺旧有若條木一段上有東坡親書行未
子詞後沈于深水中亟募人取得之遺墨如新

就刻其上尋為一軍官買去折為鎗幹矣此詞
惟曾室文端伯所編本有之亦云与泗守游南
山作則揮塵所載殆未盡豈與之同游後乃閱
其詞邪偶從豐氏得墨本既登之石又以寄施
使君武子請刻之以為都梁一段嘉話

跋黃氏所藏東坡山谷二張帖

東坡與黃穎州父子厚善嘗書穎州之父与思
侍集之後又龍圖二女為少公二子适避之婦
覘此祭穎州之文與龍圖直閣二公書問情好
可知与思名上字孝下字光穎州名上字好下

字謙龍圖名从山从是字師是直閣名从山从
辛字才婢居宛丘家藏二蘇翰墨甚富此二十
一帖及孫志康二帖墨妙亭記鷓鴣種麥行及山
谷二張以挽詩直閣之孫約之年才十三遭靖
康之變隨其父即中公脫身來南能攜以自隨
既又力貧登之石其未刻者一二爾可謂善守
家法者也余堂銘其墓木為及此約之幼子直
義以真蹟見示為記其大畧坡書皆有活石本
類多失真此卷字：飛動惠州儋耳及北歸等
帖尤為老筆信可宝也第六帖云因志庫行即

孫尹也第七帖之乞令稽使其得請則題詩必
滿浙東矣第十六帖之之人寫大狀不罪簡率
蓋今所謂外啓者前輩書間皆用之故之第十
九帖在曲江云何時宛居少安晚節歸及毗陵
而僊去曾不得一日之安也悲哉

黃太史張右史張浮休皆一時人物之英則穎
州之賢可知太史先自金華徙豫章穎州之先
自浦城徙宛丘嘗叙宗盟故稱從姪左史為龍
圖友婿且居于陳堂為穎州作友于泉記故叙
鄉曲浮休又周旋伯仲間任道即汝陽守誦三

公之詩使人興起也
墨妙亭記惜未登之石鷓種麥行有章少抹別
是一種風氣

祭穎州文 故穎州使月今年黃兄集云
九道大夫年兄之靈 終為玉雪集身為
玉雪 不後 不恒集不恒 與又降升集
典道 舍章不矜集終為不矜
墨妙亭記 以為吳興新集、無以字
余以事至吳興集至湖 乃為差久集猶
為差久

山谷詩

仕路厥風沙集厥作困

神有

投虛手集乎作刀

張右史詩

但使將軍桃李在集使作得

問凶哭朋友集問哀若朋友

張浮休詩

常憶之官穎上時集作憶昔

着靴騎馬集作乘馬

三公詩皆親筆集中猶不同如此豈編集
時嘗改定邪

跋遺教經

歐陽文弼集古錄目遺教經卷第二伯六十三

右不着書人名氏刻石年月世以為王羲之書
石在永興歐陽公集古錄跋尾遺教經相傳之
義之書偽也蓋唐世寫經乎所書爾唐時佛書
今在者大抵書体皆類此第其精粗不全尔近
有得唐人徑題其一之薛稷一云僧行書者皆
與二人他兩書不類而與此頗全與知寫經
手所書也然其字亦自可愛故錄之蓋今士夫
筆畫能髣髴乎此者鮮矣山谷云不知何世何
人書或曰右軍羲之書昔嘗許此書在楷法中
小不及樂毅論不清勁方重蓋度越蕭子雲數

等非右軍筆畫也趙明誠金石錄云唐遺教經
正書無姓名第一千九百四十八跋云因初時
人盛傳為王右軍書惟歐公識其非是考諸公
之論非右軍書明矣然歐公謂唐寫經手所書
明誠定著為唐遺教經則尚有可疑以世民二
字俱如此画不古筆畫恐非唐人書不若山谷
之言不知何世何人得闕如之意也

跋東坡紙帳詩

坡公次韻柳子玉上詩曰地爐日紙帳紙帳
詩也集中綴作文翫作疊煖作暖祇作但皆可

通惟以鯨為食則非也少陵有太子張舍人遺
織成褥段詩有云開緘風濤湧中有掉尾鯨後
又之錦鯨卷送客始覺心和平坡正用此事而
編集者未之攷也此卷字書飛動不可形容公
堂和子由論書曰端莊雜流麗剛健含婀娜豈
自道邪

跋陳進道所藏杜祁公詩

右杜正獻公詩翰累紙謹書三誦起敬弟不知
請即四明者何姓公自注云月傍遠祖諱卻始
知其為孫氏按四明才名記云孫卻博學高才

唐末授左拾遺淨惠院即其故宅載於圖經唐
文粹在古意效陳拾遺有哭玄英方干先生詩
有卜世論春秋无資臣論皆卻之作也又不知
孫氏為守者為誰太守題名記中無之止有孫
扶在端拱中又與正獻不同時慶曆中王周以
司封郎中為守鄉人也政和七年其先祖少師
為鄉郡兩任涉五年在任除次对所居踰畫錦
坊南門內有錦照橋與正堂相宜宅之後有錦
照堂至今竹則上宅之左有堂名以繼續以繼
正公之後也不問有姓孫而為鄉守者王岐公

作孫成敏墓志嘗以樞密直學士知益州道中
罹母憂服除以為陝西都轉運使未敢遠去墳
墓得知明州屬盜起山東改知徐州成敏越人
王荆公在鄞時答元規大資書有之此乃得邑
海上而問左右之別業實在敝境豈成敏以別
業在此故有仁里之言又豈成敏得請而正獻
贈以此詩既改徐而不及至耶邪淺陋姑謂所
問未必真是進道好古博雅更試考之

蔡月謨詩 令亭遇資政孫公赴闕公致
仕已七年時召歸將有西鄙之任有云新

治甬上居閑逸安暮齒以是知亦嘗居於
四明

書從兄少虛教授金書金剛經後

嗚呼此從兄教授少虛之真蹟也兄少好二王
書筆力素高後得樂毅論石刻深愛之一筆不
妄下故楷法精妙字：可敬現者當自知之兄
諱鉉少虛其字也幼有俊才日誦千言未冠能
屬文十五應鄉書中其選又十年始入太學聲
聞諸公間公試全人肆筆成書賦薛津雪九鼎
魁文固佳而兄之賦云元圣有伴斯文五茲惟

得書之休也故肆筆以成之兄自少習書未嘗
作賦時方兼經一出而爭誦之移試惟圣人可
以踐形論冠絕一時蓋它人皆謂圣人能踐形
兄獨謂可以踐形尤得孟子之旨而又勝蜀
名士馮圓仲方李知已石為李官相與擊歎且
曰東南乃有如此人才邪必欲寘首選至以異
議小部兩名愈重紹興二十有九年解試為第
七名明年省試為第六名三場俱高而堯仁如
天允武德攬取綱二論尤為世所稱述錢子和
豫為參詳官批其卷之說論雄特文勢雅健非

老於史學者不及此無有占之爭衡者方未第
時嫁鄭氏不幸勉強赴省既登兩科授監官尉
已成見次遭伯父朝散之喪哀毀瘠甚奉親至
謹貢是食在口則吐之至是欲寬伯母陳氏安
人之憂先意承志曲尽子道服闋除泰州教授
未已又罹內艰何其多難邪乾道三年莊文太
子將葬宮寮二詹事庶子論德當作祭文而難
于言或以屬兄為之文曰嗚呼惟天惟祖宗
啟佑我國家純篤生哲人允惟元良及茲重離
並明家用平康千萬斯年肆用猷我宸極承我

兩朝用奉若于天休洪惟我億万年亟受丕
基者庶其在茲若之何弗弔是天降割于我家
虛我主器惟御士庶士越在外服越百姓里居
罔不盡傷心矧惟其等有服在百寮惟我諸尹
既冠成人夙敏日躋弗勤弗煩惟茲四人吾能
往來厥有显德亦罔克紀逆惟速戾于厥躬是
惟若涉淵泳今日月有時惟是毫釐之事所以
奉神灵于迷宮者其孰敢弗虔四惟灵其監于
茲多多用盤誥語而体正文古無能考者中作
為之皆廢尋為臨安府教授以為郡國首善為

上庠之亞堅持規短學者翕然師尊之光宗
以東宮尹京內侍知者耳羣怙勢橫恣款廣湖
上園囿訊府中移置社壇府俞兄為祝文兄執
不可以書抵少尹曰依奉台旨改移社壇就昭
慶寺前築疊令具祝文某竊以社稷繫一府利
害不可輕有改行况今皇太子殿下頒尹事
大體重尤難輕議某豈聞見今社壇委是荒荒
沮洳每歲不問晴雨只就寺宇祠祭深失礼意
此實累歲有失修治止合芟治增築別建祭屋
孟子云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

趙岐謂其間有旱乾水溢之災則毀社稷而更
置蓋謂國之事神者既備而神或不戢然後可
以易置不加責于神也今六氣順序別死炎沴
若今輕改社稷神何所依祝史之文其將何辭
揆之幽明事未穗便欲望別使令旨上下本府
如法修築若必欲改移所有祝文亦知所謂唯
以下筆未敢製謬言矣不用而聞者歎服咸曰
昔知其能文不謂夙節如是之高也淳熙改元
考試孀女得疾卒于貢院壽止四十有二嗚呼
痛哉天乎子以才而書其壽畀之名而奪其祿

邪郭氏實宣知太宰居中之曾孫再娶孫氏紹
興泰政近之孫郎中大雅之女俱免子以族人
之子演為後又得一子澧於民家以其為遺休
也始日者唐祀謂兄不壽且大期不遠齊戒泥
金以書此經冀望少延而竟如其言尤可哀也
兄喜讀莊子漢書故文氣有近似者嘗謂某曰
我欲手寫古書意所好者首以檀弓繼以天間
天對之屬必與時好不合欲名曰收率編大率
志尚如此甥婿盛寔号能文自孀來明作四明
八詠頗于東方環坐讀之兄久與之臯字呼曰

次龍沈約文体卑弱可憎君又劾之耶坐客報
然盛亦悔媿藏其藁不出鄧先生剛忠席下數
十人兄一日忽私謂某曰吾黥規同舍中惟楊
全可與吾弟為佳問則曰惟汝二人清而有
福問兄何如又曰我虽清如無福何今同舍凋
謝存者蓋寡全可名公治晚得官而有子琛登
甲科兄非相形者而夙鑒乃如步少兄四歲
受極訓獎過於全氣其率于嬖也往為護喪以
歸兄之昆弟五人惟幼弟在其子浹裝潢此卷
以求跋痛念兄之抱負不群宜乎遠到願其少

作與場屋之文俱不足為兄道而臣與載亦
其者傷其不寿而見于世者止此其七也志銘
不立羣徒輩行今六无几某不書此則兄之哲
踈遺韵遂泯矣故書之不嫌於詳某非尔慕
兄之書而天資不穎不及達甚
已矣勉追後塵而猶如此雖覺我形穢亦無所
辭為

跋仲兄嚴州所書安遇山房題扁

先君銀青嘗讀葛文康公集見其父清孝公行
狀云所居以安遇名軒言遇無定遇安有當安

先君欣然曰：吾之心也。遂以名所居之堂，自號安遇居士。先是卜壽藏於報國山仁濟院祖妣魏因墓左，因作小庵於山下，號安遇山房。命仲兄書其扁，後既葬于長汀，而山房亦廢。仲兄遺墨尚存，從子榮收池求跋，痛念父兄相繼下世二十餘年，撫卷永勝，戊注。

跋王恭厚取藏淵明雪中詩圖

初察跋祖頴所藏東坡帖，言吏部趙公文豐元祐與坡為代所藏，則公使淮南時坡所作詞也。言公之孫可育而不及棄，竒蓋察之愛壻也。身

中與之酬唱近三十篇，亦謂之趙十六。有之何敢壻君，員好友，端來李道洋哀翁與之別，則曰：吾詩如鍾須千撞，豈可一日相參。高則翁壻之開固可知，現此圖則又知其兄弟之相與風度殊不凡。玉郎示余此卷，余何敢望察君之俸我亦我家之祖頴也。

跋先太父徽猷閣直學士告

政和間先太父少師被命守鄉邦，再甚至四年宣和二年方臘起睦州，連陷睦杭，歙處四郡，聲搖兩浙。承平既久，至勤京師，遣太兵而後勦滅。

時先祖備禦甚嚴保全郡境適召赴闕下不敢
遽去奏乞候代以安人心事實奏聞遂升學士
綸告既登之石定為家室唯是朝臣不知其詳
褒詞既簡外祖汪公所記共臺知之時諸父
仕于外兀伯父既先君待次里中楊州作卜公
卷直周左伯父館下為此跋語亦未深考也某
昔閏之臘之幼起本無足畏朱勗父子以卷石
進奉苛結怨東南所在頑氏好荒者與臘杓夜
賊勢日張其實皆村民也少隨侍慶州聞其來
慶也止以數舟載百餘人律帛帕首帶鏡于上

日光照耀自龍泉山間亂鳴鉦鼓順流而下諸
邑伯城中望風而遁略無守備遂據州城又欲
破温州賴劉教授士英唱義堅守台州賴滕司
戶膺二城皆全某嘗往二州尤聞其詳溫則必
賊供再使其徒來攻其西呂師囊以魔術焚於
台之仙居既破樂清又攻其東危甚郭少保仲
苟等以西師來援姑免台亦師囊之嘗攻城甚
急久而後解二城亟僅免而城外皆為盜區蹂
躪殘滅甚矣越分師府多不至為賊所迫而刻
川新昌魔寇熾被害最酷及寧海俱與奉化大

為鄰避北而來者如織恐賊徒雜于中中人心
恟：先祖經畫大略如任公之記神道碑之名
越二城全而外境皆殘破惟明六邑秋毫無
犯為得其實爰是東備海道南塞社剡寧川最
之衝布耳目遠斥堠戒僧寺不復鳴鐘有急則
鳴以為警賊知有備不敢犯我五諸郡中闔境
徠全明賞信罰境內之盜亦不得發：亦輒得
祐陵知之深嘉屢歎故賞之尤厚寇既平改睦
州為彥歙州為徽刻縣為埭亦可見當時之事
變矣某不肖且老安念先祖之功安有發其幽

潛者余從子深以此卷求跋敬叙取閱使後來
者知之

書機汲記贈姜子陽題其後

乾道五六年間先光祿守括蒼兄弟隨侍郡齋
中無處不對谿山之勝而山無水源取汲於谿
一日試令仲兄步至谿澣一下數百步人攀援
而歸喘許久不定相顧曰徒手而上猶如此彼
卒輩負水而登日不夜數回其勞甚矣思有以
免之竟無策而止後偶讀劉賓客集有机汲記
声牙唯曉詳究其說則啞然曰是可施于括蒼

無疑然久無所告語姜子陽鈴轄訟檄來歸因
語及此詢問甚悉是有心于利物者因為錄賓
客所記又命工作小式以遺之歸見黃堂僥獻
其說而贊成茲事縱未能竟以達於正堂但得
引寘山上而運之比汲于谿者大有間矣外而
公厨及石帛釀酒之須皆可以濟下至巖居而
谷汲者亦可做此若小有不合則有左濶澤之
功子陽幸加之意焉

跋豫章別集

一詩二銘贊頌三序說四記律賦箋注老子一

篇杜詩六十處東坡少游參寥各賦春日詩十
首參寥第八首之梅稍青子大於錢慚愧春光
又一年亭午無人初破睡杜鵑在柳巷邊山
巷別集書土氏夢錫扇乃是此詩但首句之整
枝梅子末句云杜鵑啼在柳梢邊豈山谷愛參
寥詩堂書之扇祁山谷以承天院塔記為人所
評遂貶宜州記夫及毀壁序皆見此集

玫瑰先生文集卷第七十二

四明樓

鑰大防

題跋

跋沈智父所藏東坡帖

坡公以端明殿學士侍讀學士為定州安撫使
紹聖元年落職知英州道貶寧遠軍節度副使
安置惠州帖中又言過邢州疑是此時再遭遠
乍不知所與何人既言道友恐是佛印參寥諸
公以書信之公不領細人姑息之愛而望其警

策以進於道一見梁邢州之善政而亟稱之不
計身之百謫恐一善之不聞嗚呼此其所以不
可及也

跋揚州伯父所藏張魏公帖

魏公請連州凡四載夫人侍太夫人居長沙紹
興二十年移永州始迎版輿同處時伯父揚州
以湖南漕兼潭帥權臣當國士夫或以傾覆遷
客為進身計伯父義槩凜然劉杼山在全則持
便節以過之魏公在連則時節餽問其母自潭
過永又津其行魏公所以致謝之勤也百詞不

怨惟思報上德而收拾人物之心猶不少忘可
以略見公之所存矣

又錢希白三經堂歌

紹興二十四年歲在甲戌先銀青部綱過儀真
其宴侍行時七伯父方以漕使兼揚州遂到郡
齋公餘出示書畫卷有草書一軸末章云君家
世世為好官後書錢希白今五十年矣偶以問
諸縣而槎始出此卷蓋三經堂歌也希白名易
吳越國王保之子與其兄昆隨俶歸朝願從科
舉年十七舉進士御試三題日中就言者以

其輕俊而黜之 太宗語蘇易簡曰朕恨不與
李白同時易簡曰有錢易者李白才也 太宗
喜曰若然當用唐故事召至禁林會盜起劔南
不果用復舉進士甲科又舉賢良方正科官翰
林學士俊逸過人為文數千言頃刻而就又善
行草書有文集在祕閣觀此卷可知其人也宋
諫議敏求著東京記載崇慶坊司空致仕李昉
宅有孝經道德經為三經堂家有東京園崇慶
坊任城之東北有李昉司空宅則詩所謂夾城
盡北十里 衡者也黑輜益用漢旧儀丞相西黑

輜事攷其家諸子孫為郎者衆獨朱知容曹為
誰司空之子宗諤為翰林學士年不及五十卒
真宗甚悼之恨不及大用其曰自國朝將相家
能以声名自立不墜門閥者惟昉與曹彬家爾
宗諤之子昭廷亦為翰林侍讀學士從子昭道
為天章閣待制世世為好官非虛言也

跋從子深所藏書畫

東坡

公以元祐五年在杭州治西湖曰明圖經載太
守七人皆正書元祐年韓宗道李華李昉王子

淵張脩劉呂溫卿不知所與何人謂視此民猶
公民雖欲勿與得乎

錢明逸 張文潛

錢子飛文子兄弟俱中制科作字猶有父風然
以言事致杜范富三公皆罷政惜哉張右史手
書自有一種風氣與大禮慶成賦藁相類

林和靖 蔡端明 范太史

和靖名逋字君復而曰君復頓首古有此例比
西臺差少向信然求仲益用三徑事也蔡端明
詩見於集中第八卷題云二十三日山堂小飲

和元郎中牡丹向謝之什范太史筆勢端重似
其為人集中今無此詩家傳謂自紹聖之後貶
責萬里屢遭焚溺之厄元符喪歸再嚴黨禁家
藏文字固已不全靖康避地遷徙所存益少悲
夫

劉杼山

伯父揚州与杼山同在京師太學相與最厚觀
此書詞交情可見此皆在貶所書也第一帖三
霍之言雖出雅謹蓋是時鮮有與遷客相親者
故鴻慶孫尚書亦有望々然如避垢汙之言其

志先伯之墓有曰余謫洮陽壽玉方持湖南使
者節過我祠勞善如平生與此意不作矣第三
帖問疾而進苦語有味其言哉某少隨侍深陽
及拜公牀下見與伯父一書其言尤切有曰久
聞壽玉後堂甚盛某不敢謂然吾儕老矣違情
逆境固不可堪若縱意於声色之娛為計似踈
其於保壽命也左笑人世浮生其誰不死眼前
亦何嘗見有百歲之人然右人必謂衛生有經
者大恐未死以前或因此疾病纏身舉動須人
其况亦何可堪也嘗歷了服膺此言不知舊帖

何在前輩賁善之義如此陶公安世因公之言
遂為伯父上客後所立亦不負二公之知時先
君銀青為道州僉幕避伯父親嫌而歸亦述清
湘見公故帖中西閨及後在深陽受知尤深公
嘗曰某無它長頗能對客發書草聖飛動觀者
必謂敏手某親見其落筆泥著詳緩甚不苟也
感愴疇昔謹為詳志之

李西臺

西臺不惟以書名每見其詩真有唐人風度紙
尾花押筆力亦不凡

錢曲臺呂昆芸閣大臨蘇後湖序

錢裕之善草隸而字体又與希白于飛不同都
近李西臺但未老耳芸閣先生經學之餘詞翰
皆有餘韻後湖居士詩筆俱老豈奪命鬼手之
欲哦詩結字尚有餘習邪正之諱止由了翁次
子其于前輩相接如此家風可知

游御史酌

建安游先生從伊以游在謝上蔡楊龜山之間
宜其與了翁父子相厚也罷舒為合佳郡是時
乃空乏如此天灾流行可無先備邪

趙清獻

清獻平生四入蜀先蜀州江原縣後歷梓益
兩路漕使又兩知成都最後則已為執叟矣
神宗亦曰能為我行乎帖中言寄家角上單騎
入蜀是為部使者攜一琴一龜時邪

徐東湖

徐東湖與了翁家相厚如家人通判郎中即了
翁次子止之也呼以仁弟情義可知

幹南陽 宋宣獻 文潞公

南陽為元章簡公書神道碑字体莊重止如此

宣獻傳言筆法精妙 上嘗取所書千字文及其家之墨迹藏禁中故徽宗翰墨尚有典刑潞公翰墨飛動使人望而畏之

曹子方

祐陵盛時曹公上書極論時事廟堂質責之問所從知對曰天下皆知之而相公不知所謂為用彼相遂貶去京月不忍辱之引頸荷校而行吏率問何以為路費曰少俟吾子已而門介草履負擔而至即其子也問所攜前則草履後則乾糧卒輩憤然欲加棒辱子奮曰我又得罪朝

迺爾曹敢加無礼我當殺爾愕不敢動靖康初召還寢至樞筦又問人也宜乎游了翁之門

石曼卿 張都官

石學士以書名所謂愈大愈奇者張都官未知何等入要是前輩作字不苟如再拜尊侯施於所敬今亦不見此風矣

張魏公

紫巖翁忠肝義膽炳如丹蓋矢死而不變也使士夫俱能懷此心國其庶几乎

呂子約

哀哉子約見其言如見其人始余以隆興初元
與其兄東萊為同年聞子約之賢而未識也淳
熙九年子約來掌慶事余在先君服中時相
過情義日篤服降舍第買舟赴調或傳以為余
將西上子約在慶中亟以片紙力言其不可前
余固不為行計然此意不可忘也其後兩得同
朝迨夫台贊倅之行又見其遭貶自此不復得
見亦不意其奄沒也嘗評其人楊秉三不惑之
外視軒冕又如浮雲非勉彊然也見其進未見
其止觀人多矣未有表裏如一如子約者所謂

益有之矣我未之見也九原可作微斯人吾誰
與歸

周運峯 朱瀟山 王侍御伯庠

紹興之末運峯周貳卿歸自永嘉瀟山朱公舍
人歸自平江俱以次對來寓四明僧舍侍御王
公年雖未及而從二公游膚亮既乎周公賀表
用万馬教中原對一驢載都中朱公問之侍御
適參坐誦臧質傳中數十言二公俱稱其強記
故倡醕之類如此周公之詩三惟中篇及朱公
一詩皆親筆侍御皆使人代書益至敬之地不

敢繼筆也山谷與三才元舍人評牡丹詩云欲
搜佳句恐春老試遺七言賒一枝周公豈用此
事邪其少時俱友拜三公床下撫卷憫然豈復
得此前輩人物乎

除明叔列溪雪霽圖

伯文揚州所至辦治官府清簡坐多佳客如徐
公明叔其一也幼時猶及望見徐公之風流韻
度如晉唐間人翰墨篆畫四明人家多有之時
徐貳卿獻之為守與叙宗盟久留郡齋如奏詔
刻石篆韻皆其筆也嘗為高麗使屬尺圖其山

川器物以歸兄樺山侍郎有重名從子 禮志
其出處甚詳謂畫入神品山水人物二俱冠絕
濡毫漱墨成於頃刻此卷幾是矣命女壻狀其
行則近故參政張公伯子也因併記之

跋再刊裴公紀德碣

熙陵命王著集法帖第五卷有斯篆十八字
米南宮云未知何人書蓋亦不敢以為斯翁之
書也黃祕書伯思長齋著法帖刊誤之案其文
云曰疇耕耨為政暮月而致鴻雲令使父子為邠
魯乃李陽冰篆王密所撰明州刺史河東裴公

紀德碣中字也此帖乃摹日疇筆十八字為斯書與碑中篆無銖黍差而米之不知何人書蓋未見此碑也校書考古精確類此然祕書又云自蒼頡至程邈書皆偽史籀書傳後世者岐鼓耳今此書六揚州表易惡系字殊無三心体與其辭皆唐人筆亦為未盡蓋所為史籀書者即此碑額中字也疑乃碧落碑第二字唐字也陽冰最愛碧落碑故用之祕書以為楊字始未考爾州琶惠三字皆在系即紀字之半但無易字疑以明字疊而成之時以大為小豈祕書却未

考此碑之額邗若謂字无三代体與其辭皆唐人筆亦可謂精鑿矣建炎三年此邦兵燬最酷旧物絕无存者待制仇公得此碑於榛莽中重刻之而或毀焉僅存其額識者深惜之二卿奉公以臺省旧德來臨政成多暇訪得墨本新知繁昌縣玉牒善潼素工小篆專以屬之輦石其家臨視摹刻漫者闕之以成此一段奇事使裴公之政陽冰之筆與公之名俱傳又碑上書其後亦與有榮焉按東武趙明誠德文金石錄此碣又有八分書者今不知所在矣二卿名景和

九江人也

為趙晦之書金剛經口訣題其後
公七世祖以皆為奉化縣錄事當咸平中民俗
富厚一意奉佛邑之告成明化等塔廟多所營
建時杭州新印華嚴經贖十部以歸又刊法華
經板造百部皆以分施邑下諸寺至今猶有存
者嘗得古銅觀音像於紅沙中長僅尺餘而相
好端嚴宝藏于家是生四子六世祖其次也尤
篤厚種德五世祖正議先生以文行教授鄉里
二十年皇祐間登第起家一時名公舒豐羅衣

童郭姚俞皆為高弟曾祖金紫兄弟繼世科諸
公又皆執友而與提刑羅公尤厚益其醇茂勤
篤甚相似也開禧元年表妹婿新彭澤趙丞晦
之師僥欲刊六祖金剛經口訣某方居先妣安
康郡太夫人之喪痛念先妣平生佛課至謹既
於卒哭前手寫法華經以資冥福因許為晦之
書此口訣及觀後序則羅公所作敷暢經意又
發明六祖之說且方士大夫无不樂助而四明
樓君某願助成其事則我曾大父也遂謹書之
且易注文為大字以便觀者區區之誠願以追

薦祖先二親無量功德其中妙旨開警迷情者
非一善讀者當自知之

跋山谷西禪聽琴詩

此山谷西禪師戴道士彈琴詩也卷之詩不待
贊揚手自分內外篇今之詩集傳於世任公子
淵為之注者皆自入館後詩才七百餘首外集
乃有千餘有如此詩而不得在旧篇又或云晚
年刪去詩可易言乎内篇有聽宋宗儒摘阮歌
不知與此何以分必有能办之者集中出水曰
幽泉吏作日更似外集又有拾戴道士彈琴詩

豈亦斯人耶

跋晁深父所藏東萊吕舍人九經堂

詩

伯父揚州家有錢内翰希白三經堂歌其蹟甚
偉初不知為誰氏作後閱朱諫議所著東京志
始知為崇慶坊李司空家三經乃孝經道經德
經也未章云三經不滅堂不壞君家世世為好
官茲見東萊紫微公題晁氏九經堂詩益知大
家文獻相承未始不以經術為本也

跋葉氏夫人墓誌

四明衣冠維盛自開國以至紹興曾未有仕登
兩府思及三世者二十四年歲在甲戌史公十
始為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
贈三世為東宮三少隆興元年從錢浩為參知
政事未幾為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至淳熙五年再為右丞相其後位極人臣至為
太師賜第行在所玉帶金魚勲名富貴康寧壽
考為近代臣子之冠子孫繁衍不推為吾鄉衣
冠盛事四方縉紳亦莫不歆艷企慕而求其源
流之所自則出於八行之一人又溯而上之則

八行之母葉氏夫人流慶也夫人以子孫贈典
凡十七封為冀國夫人太師文惠王推原本始
追崇極品之外一及五世之祖其叙致積慶之
由可謂極其至矣然猶未能知葉夫人之詳也
開禧二年新益文思院彌忠致族黨之意叩門
而告公曰葉夫人之志銘碑石既碎於兵火不
知所在近方得於故書中始知於煨燼之餘僅
得斷碑上世能錄其銘雖有闕文而其志銘則
予之大父少師為鄉郡時所作也嗚呼建炎三
年吾鄉遭虜禍最酷我家先世遺文片紙不存

粗能班，見一二不謂乃有此碑，伏而讀之，不肖孫不敢為溢美之言。主其言曰：人皆謂天之報施吾人在此，而余獨以謂曷止是哉？蓋木固則葉茂，源深則流長，累行積德厚矣，後必有顯者，未易量也。銘詞又有曰：天之報施固未易量，後必有顯，以大厥光。是時樞密方為遂，冒縣丞而終二大政，文惠王即夫人之曾孫也。碑中五子一尚幼者，後名光七孫若訥，即文惠王之旧名。若愚，後名湘，終朝奉郎，知江陰軍。若谷，後名溥，終湖州通判。若樸，名源，為曹娥監場，洵以刑

定官為南康軍僉判，後為婺州通判。是時猶未生也。孫今數十人，弥大為禮部侍郎，敷文閣待制。彌正兩浙東路提刑，今彌遠方為起居郎。彌望方為樞密院檢詳，彌字一行登科者已六人。其餘名薦書游，賢閣以賞延登，職任者未易縷數。况其子孫承上世積善之慶，大率性行端良，相勉於孝，以是益知史氏之興未艾，而吾大父之言於今已為明驗矣。既謹錄之以補家集之闕，又着其說於世，使為善者知勸，佗日有秉彤史之筆，為列女傳者，當以夫人為稱。曾為闕

文尚多可補者補之餘當以傳疑不敢苟也嗚呼蘇文忠公為三槐堂銘有云善惡之報至於子孫而其定也久矣國之將興必有世德之臣厚施而不食其報然後其子孫能與守文太平之主共天下之福今夫寓物於人明而取之有得有否而晉公修德於身責報於天取必於數十年後如持左契交相付吾是以知天之果可必也又曰世有以晉公比李栖筠者栖筠之子吉甫其孫德裕功名富貴略與王氏等而忠信仁厚不及魏公父子由此觀之王氏之福蓋未

艾也其不倭於史氏之門亦云

跋姚宣伯所立許斯二孝子墓表

東陽在婺為壯縣號難治近歲議者以東鄉尤曠遠別置一尉以領之余里人姚宣伯為之數月以書來曰稅籍不明賦役不平非民之頑驅之使頑也余報之曰固也良心人所同然或仁或鄙顧為之上者如何子益勉之未几又以書來曰管內有許斯土孝子墓許見晉書孝友傳墓在藍硯村所居名孝順里及其親家尚可識鹿峯虎峯俱以得者斯蓋吳赤烏間人墓在后

侶村地名孝義塘事併見圖經二人皆掌表其
門閭今不復存欲立巨石以表其墓且各刻其
事於碑陰以詒它之人使慕焉願為書之余欣
然曰尉以警捕而職而加意於風教子之意遠
矣且必取今君之所樂為也自念得姓於東樓
公而望出東陽郡上世遷于四明而娶實吾宗
之故里也既書其碑又且勸宣伯併刻之

跋張忠簡公詩帖闡

熙寧六年日當食四月朔裕陵為徹饌避止
殿一夕微雨不見日食百官入賀蔡子正挺為

副樞獻詩前四句曰昨夜薰風入舜韶君王未
御正衙朝陽輝已得前星助陰沍潛隨夜雨消
當時無能過之者蓋又有皇子之慶也端明張
公紹興十三年為秘書郎是

既相類詩語

精切可以追配前人後以孝

幸仕為尚

書雖不及大用而清德映照

渥三子一

子同為郡守叔子遂踐世官張

云未艾也

拳、愛君憂國之誠已見於此時

為之三

歎

開禧二年下元前二日土周伯堂示余以再軸
曰此曾大父朝議少時場屋之文也大父滁州
藏之贈告箱中余曰周伯妙年固非淚之老人
而余年七十及識君之曾大父於少時余與表
兄中書陳舍人安行俱汪出生長外家舍人幼
孤侍母以汪氏為歸余十歲時見舍人取朝議
之女外祖少師待朝議如姻家往來無時後六
年時朝議亡外祖銘其墓而中舅尚書為之文
紹興三十年歲在庚辰滁州登科余適在都下
侍仲舅往賀滁州泣曰先君少在郡庠以明場

試優等升內舍籍上庠兵火之後再以本經中
鄉舉太季再興又以詞賦聯薦一日外報省榜
而不及門先君方理髮吾母勸之曰君髮已種
種茲事可已徒費精神何為先君握其髮曰未
死終不可已然竟齋志以歿某之僥倖先君之
澤也今見所著易義十三篇論二首雖非今時
文格然既盡當時之体而議論詳明益見季問
之蚤成而老不得售非命也耶滁州既成先志
仕至二千石亦足為善士之勸矣若高誼樂
施雖已見忠抑聞遇西笑時鄉之寒士襟被中

附舟日為食客之脩其乏絕者不知幾人項文
季彥思仍負甚以場屋之舊叩門无時公知使
令者厭之一聞項之警效則徑出迎之袖出所
贈以應其須嘗在旅中項來謁不值逡巡既去
而銀杯羽化從者遽白公以為无疑公怡然曰
必无之因置不問後乃知從者之度也聞者益
歎服其它折券已責不可數計王氏之澤未艾
也周伯拱而曰皆孫曾所未聞願書卷尾以補
家傳之闕又以詔後之人

跋趙大資政所藏趙忠定公帖

開禧二年大資政趙公奉祠居四明一日理故
篋有簡緇紫羅囊中緘封甚密發而視之乃丞
相趙公報章翰墨如新蓋皇上受禪前一日
予已預定公密以報丞相時為知樞密院甚
甚而書此所謂賈交歡為公以大義諭殿師
郭果五如平勃之安劉氏也公慨然感念修己
十三年矣公方為蜀帥時嘗被旨二內禪本未
无一言之誣茲款以此簡登之石以示後人公
之意深矣其待罪直學士院甲子昧爽之前密
聞大議於公相居示以太皇太后之命播告

四方實叨視草遂得在二公之間正元朝士存者無幾矣幸日陪杖屨之末公曰微吾子無有深知當時事者為我序之某曰唯

跋劉師文昆仲乞增母壽疏藁

文主謂武王曰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而終有是哉正義曰年壽之數賦命自然不可延之癸不可減之點刻然劉氏兄弟以母暴得疾歎絕各乞減筭三年增母之壽而母後六年方死嗚呼真有是哉

跋東坡與宗人帖

宗人容負甚吾元以瑜之昔年嘗見李駙馬瑋以五百千買王夷甫帖吾書不不夷甫其人則吾之所羞書此以遺生人不得上百千勿以與人然李在五百年後價直如是吾佛一坐六十小劫五百年何足道哉東坡居士

侯阿之清人壽几何容方苦貧而使待五百年後坡亦善謔矣錢大參書法源五於坡歎仰若此必能審其為真

書李氏建炎備禦錄後

始余八九歲時侍外祖任少師外祖母福國夫人先妣安定郡夫人季旧江州赴奉川任氏慶集江口秉義李君及王夫人邀過其家隱然巨室猶記及先妣椿芝蘭之盛既長始知三老人康適由長子修武子列一力幹蠱才智絕人孝養備至秉義自六十歲即以家事付之一絲不掛時已近八十略无老人衰憊之氣壽至八十八而終侍御王公志其墓先是建炎三年吾鄉被虜禍最酷建如昌國顯一獨居一海中亦遭

焚燬時高宗南巡永嘉奉川為孔道虜勢方張承平既久人不知兵望風奔散而邑境獨全嘗以問諸父須故老明日此李君子列之力也邑有義社素號趨勇邑官召人士議事皆已鼠伏山谷君所居去邑一舍令馳檄使自備餼糧從便控抗而數百人已列庭下君延至其長自任館穀之責推牛醜酒以勞勉之衆皆感奮遠近來歸隨即撫定軍聲既振寇望風而却麾衆追躡得其數級而還事定又出私藏犒之方是時虛張功闕邀賞射利者甚衆君不自言賞亦

不及逮今將八十年李氏之皆產雖寢不及旧
而陰德必報文風大興君有九子長過達蚤入
太學得宥亦轉為丞矣弟四子妙功死處是生
六子長曰元白授宰於舒元彬嶙歸以誨諸弟
今為上舍生諸弟與其群從入太學預鄉書者
已五七人元白長子亦入學次以制中開禧元
年進士第鄉里莫不欣艷感矣一日迪功理故
書盡得修武備禦時支犒總目手澤具存欲以
顯揚先人之烈俾其序其後詳已見於張公仲
房所作行狀矣抑聞之衣冠南渡所在顛躓者

非一某親見王信州正夫從官時侍二親避地
南來張然無所歸寄命一航附有義勇所聚
遂投之衆見其北音適曰此姦細也欲戕之舉
宣不知所為忽一士人攘臂曰毋害善良此士
大夫之族也問知其為三槐家益善遇之則子
列也且曰微子列吾家無唯類矣又聞秉義嘗
慶壽百客皆集有壻劉氏獨不至子列欲尽親
歡以此為歎問之則以官逋三數百千方繫於
有司不可脫也即具舟載錢如所負之數輸之
官取壻以歸大率高誼宏略如許然則李氏之

吳殆末艾也今方多事思得疎財好義狗公志
私如修武君者豈易得哉故慨然為之書

跋秦王獨獵圖

山谷題摹燕郭尚父圖云往時李伯時為余作
李廣奪胡兒馬挾鬼南馳取胡兒弓引滿以擬
追騎觀箭鋒所直發之人馬皆應弦也伯時笑
曰使俗子為之當作中箭追騎矣余因此深悟
畫格此文皇獨獵圖唐小李將軍之筆建炎間
內府宣取於宗室家奉以非所敢惜但以前射
一豕而上生於亥故不敢進復令取之亟摹

一本而以真者進御三馬一豕皆極奔驟弓既
引滿而箭鋒正與豕相直豈山谷龍眼俱未見
此畫邪



